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碑

全州盤石廟碑

盤石廟者在州之西乃故全州使君王侯廟也王侯故䆊城人而家開封諱世行字祖道文武自將得知已晚用不盡其才而威惠著於清湘者也治平初天子勵精聽斷立考課法進退州郡文武吏於是全久不治湖南安撫使吳中復轉運使杜植判官宋廸提點刑獄楊寧奏言路分都監文思副使王某嘗任全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州都巡檢儂智高反邕管時其歸師將犯桂州而北掠以獠衆壓全境吏民皆欵空壁出走其調民城守提兵阨灕陽亦會官軍破賊民至今以爲老幼不失業王某之功顧擢守全州天子從之侯入境全民驩呼迎道侯之爲州樂易明白順民之欲除其所惡無動人耳目事而州以大治流逋四歸樂生興事邑居野處皆不畏吏問其父老王侯之善政云何對曰前時公厨以十數卒爲白望漁奪於市又以十數卒爲河巡脅取行商榷賣三渡貧民或終日不得往来閙内外官邸禁民無得私含盡奪鋪户鹽以私牙吏歲調民之封貴連賀取魚苗畜之官池又採斑竹筍辭

以應使客之求吾侯[illegible]倅令從事積年之弊一日蠲除我知此而已問其[illegible]大夫對曰吾侯爲邦勤民不倦而其僚奉職潔己無瑕而其吏畏賕治夫子廟與民學表孝子廬與民行治軍有犯無隱聽訟立決無留侯之子猷可登進士第民持酒相慶曰吾父宜有子也及侯卒於位民罷市相弔曰天奪吾父乎初民歆爲生祠而侯不聽歿而民作廟於西盤石寺隅臨官道歲十八祠之由是而觀王侯誠良吏其享民烝嘗也宜全之士民歆刻石頌侯功德且頒薦之聲歌使子孫報事不忘乂不得其所託後二十餘年猷可以材擢西作坊使知瀘州乃遣吏楚黔中道全民之

意噫循吏之無稱久矣故樂道王侯之政使来者有所矜式又爲詩遺全民以王侯記并刻之王侯終文思副使太原鄉開國侯今以子贈左中散大夫王侯爲吏所至多可稱述弗著著其所以有廟於清湘者其詞曰

清湘奫沄兮上盤石作侯寢廟兮宮室丹碧事侯如生兮不以金帛丘在全山兮侯安此宅全山之下兮松栢蒼蒼至于雲来兮日遠自忘我民奉侯兮歲歲烝嘗羔豚孔時兮魚有鯉魴黄廿緑橘兮薦清酒鼓坎坎吹參差侯愛我民兮乃下享之風爲舟兮雲爲馬嬉于川兮獵于野千秋萬歲兮無

紫邦爲来者師兮我民受嘏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代李尚書作

魏公諱璀字用之三司使尚書禮部侍郎贈太尉諱羽之次子贈兵部尚書諱遂之孫贈禮部尚書諱昌之曾孫[redacted]章聖皇帝以太尉任計臣十有八年有勞擢試公以吏事公幼少以風力聞吏中外任使其治威嚴請老去位家居教子弟以所聞壽七十有一以禮始終子績等十有一人奉公之喪葬於壽春以公祔室下蔡縣君繼室新安縣君兩刀氏祔焉翰林侍讀學士張瓌唐公既銘其墓吴興陳舜俞令舉又狀公躬行吏考告於太史氏其後若干年公子綸以材

擢守吉州思似其先人請作歌詩刻于墓隧謹按公之世出授氏於畢萬由漢兖州刺史衡以来三十九傳至公名士望人不絶史公能不替引之宜有金石勒無憾其兩娶司農卿諱琰之女司農於公毋弟也惟公立朝蒙天子識拔更守十二州五將使節事實皆可紀士大夫多傳之故以姻亞道公之美而無嫌其詩曰

維鉅鹿侯孫萬有魏昭獻栢簡功利長世文武開國師用賢智有興鄭公正觀同功謩作司徒繩其祖風胡服變夏衣冠南犇太尉初筮起歙發源陪臣仕主有庸有勲公守校書未冠試吏開封倉曹

汭無避畏象魏燒燈猝嗟視成內侍少公僚事擅
征公以書聞論罪請懲詔取付吏府中大驚公守
循州不夷掛之除用人士俾調養之土不敢參令
無賦之恤刑邕桂遂領轉輸男女質沒蛋戶口租
計免請糴夷夏以蘇淮蔡江湖大河南北無有遠
邇愛民卹國少常金魚持節番禺吏宴姑息民婾
潚魚塹海新城賓墉作潴工十一萬公私告臞人
言無戎公迄奏功遷諫大夫猶以誚公蠻掠五管
盡銳廣府汲者負戶五旬不去廣人堅壁用奇走
賊謗者歙衽天子歎息侍郎工曹學士集賢還公
廣州予兵五千公調兵食佐王貔虎望公旌旗兒

得父毋逃逋四歸禀給悍蔞部吏封冢道無僵尸
公作京尹政違巨室子弟臥家吏史不覩察獄色
詞取諸懷中及其機祕隙不容風有嬰其牴齒牙
爲猾飛語上聞放越待察訖無秋毫奉公如家天
子休之寵賜勞嗟議塞商胡道河六塔是非分廷
詔公閱實歸報不可卒用衫謀捐二百萬商胡北
流致師鑾荆公議撫納王師禦戎不交曲直奮其
武功禽獸𤡝之終以公策迺子順来廣府任士荔
子蕨霜餘歸執政脩用嵗常有凶吏流告公包賄
詔使按劾以凶即罪荆州澶滑進官吏部爲開南
陽持節安撫歸節請老枎藜角巾婆娑壽陽教子

弄孫八公巖巖淮水繞宅風聲鶴唳燕御賓客既壽而藏可思不忘脫身風波委蛇於堂公之宴私左右書詩溫恭孝賢白首不衰庖丁之刀遇事恢恢餘地不試則有偶奇嗚呼鉅鹿誰之不如同功一體多執事樞公窺其處曾不容車印章纍纍天奪鬼瞰啟予手足公則無憾楚望霍丘其陰維淮作公寢宮無有壞隤墓門有詩来者詔之在予後之人其有能子亦有能孫聿脩其似之

傳

董隱子傳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

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顧問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晩得之與爲禮甚愿爲置酒鮮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疱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爲和齊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煑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来飲起握道純手曰治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留榼語旁乞人去矣數日

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其来之始其去
以庚申正月一十三日

雜著

解疑

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扑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賤人不過爲惡而詐善慢令而詐恭當其見效在前雖我亦不能不怒退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其後又何暇捨己之沐猴而治人之沐猴哉或曰孔子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然則非歟涪翁曰然有是言也不曰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乎今之用鞭扑者

有能離此三過者乎昔陶淵明為彭澤令遣一力助其子之耕耘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此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是豈人也哉是豈人也哉

發願文

菩薩師子王　白淨法為身勝義空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弓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為美食解脫味為漿游戲於三乘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癡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

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
未来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
復婬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爲
婬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
洋銅汁經無量刼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故應受苦報
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凡經無量刼
一切衆生爲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
盡未来際忍辱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它教
入一切智隨順如来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
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設經
歌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

等一痛切

祈雨文三首

晩稻既苗植禾將粒雲物不雨西南其風高田塵埃下田龜析歲且無入柰何斯民維雨有神庇民以食能出雲雨化灾爲穰吏將率民豢牲醴酒以報靈德豈不休哉

今歲雨暘時節既登麥而羨禾迺五月辛巳訖于今不雨以風粒者將不得堅栗苗者將不得遂蕃疾牛而耕汗背而耘者將不得食將無以奉輸貢賦供給祭祀官吏且失其職故以吉日丙寅夙夜駿奔並告於爾神蒙神之休荅以膏雨而漏下不能三刻星斗

晏然使人視四郊之枯槁色故自如鄙諺有云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春夏之交神賜厚矣豈於幾成而敗之神聰明正直其忍不終惠民吏職不虔獄訟之不得其情使之或奪其時吏則有罪神降灾於厥躬勿俾民病　尚享

維吉日丙寅奔走丞佐以歲事謁于廟庭靈雨其濛爲患朱徧越戊辰實用不寧身率群吏靡神不宗過蒙明神降鑒勤瘁忘長吏之罪而大庇民隕雨未帀之交畎澮皆盈旱苗蘇醒民有慶色傳相告語實神之靁風與民成功澤則優渥乃已己庚午天高日照四無雲陰蝻蟻集于丘魚喙于淵膏雨祈祈殆不可

復愚民冒陂池之澤至於昆弟以鋤耰相逐雖風俗之不美吏化之未加抑亦有以使然惟神血食此邦分風之柄呼吸晦冥足以解紛善歲損神所易成吏所難是用慘怛三請神其終賜之俾民知神之光烈威神亦有依歸及其牲牷肥大酒醴酎其將教民美西成之報焉尚饗

跛奚移文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爲置婢無所得迺得跛奚蹣跚離跣不利走趨顙出屋檐足達户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厨人罵怒黄子笑之曰堯韋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

訓郭氏三子名字說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堂韭而英發請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累土爲基而功不已增臺崇成忠信者事之基也有忠信以爲基而濟之以好問強學何所不至哉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王亦疑聘陶朱公而問爲朱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何也朱公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哉賞疑則從予罰疑則從去

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故名曰皇宇以宅父日月之行微矣積而成萬年于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謁之於帝帝爲遷之於朔東雍南夫不已者神所畏也淮南子曰浮空一坒體具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然成山故名曰坒宇以山父又祝之曰浴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奄觀百堵浴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爲宅安往不皇浴爾山父一坒爲初學而不已泰華爲徒惟爾英發務殖三德爾子似之不稼何穡厲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似

草竊飲飯猫犬堙塞鼠穴凡烏攫肉猫觸鼎犬舐鎗
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二臥升簇自裹七晝七夜
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踈手作無有停時
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烝扇
涼蜜冰薰艾出蚊冰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管執
弓懐彈驅嚇飛鳥無得吃[illegible]日使殘少姍嫗罵譏瘧
痢泄嘔天寒置籠衣衾畢[illegible]搔痒抑痛灸手攔凍無
事倚牆鞵履可作堂上跳[illegible]傳聲代諾截長續短鳧
雀皆憂持勤補拙與巧者[illegible]凡前之爲汝能之不跛
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爲雖勞何咎黃
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一

勸學贈孟甥扶埸

輞闢楊墨功愈於禹仲子文論詩汔紹厥緒喜鑿言易
亦自名家一姓幾隆光綿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
河潤九里外孫淵明雲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蹇
尚書則顗咨爾孟孫望洋瀵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字說

洪氏四甥字說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户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芻炎羽其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黄庭堅爲發其蘊而字之江發岷山其盈濫觴及其至於楚國萬物並流非夫有本而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好賢樂善以深其内則十朋之龜何由

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飛黃騄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塲苗褰騄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塲穀之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高丘琨石共盡和氏之璞玉者之器溫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来不繆其時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之字曰鴻父既字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脩士也二

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真遠哉

晁氏四子字說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况心者不器之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則所養可知矣觀順自求口實內外盡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順曰聖思察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乎君以撫民知臨者也知臨者可以端委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貴之而已乎教不倦而思無疆也故字端臨曰教

思波流衮衮萬物並馳其不隨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不能遷者乎昔之知常者能人能天能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綸常曰永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忘其鬓之化而維好德之思故字曰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說

陳氏五男子制名以五行之物始於天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而成歲之序曰祟居中孚室又以智仁禮信義娩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

予之名子也以德命爲義於此合矣故爲具其說易
大傳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周萬物而不遺
智之德也欲極高明故智言崇孟子曰居惡在仁是
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
之安宅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
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
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爲無
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
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
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所謂

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
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
務本時措萬物之宜而已矣故義言宜雖然之五物
者故參相得也播五行於四時其治不同同歸於成
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視反聽克已
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
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
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谷故能為百
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火之政也無歆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然歆求深則去本遠用意過當則善失真吾生也有涯用以隨無用之知智之敝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母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亹亹焉爲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待是而後立者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說

楩柟豫章之樸斲琱以爲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

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禄常棣秀於同枝燕兄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猬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明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千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字知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說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己我琢爲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無師道則是我其師道者即水而爲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己無己而我尚何存夫以萬物㝛寥法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窮是謂要妙噫来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敢知我[illegible]

未有囷於毋而食於舅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脰士之號窮屋厖無壯造物者報而天無壁以爲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病其傾一作傾

文安國字說

恒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身爲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告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盍嘗與言其本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刀是螳蜋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爲容悅安社稷以爲悅褐日月而求之四方其去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冢疲於世故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户牖収息至踵則萬物

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家不免鄉曲笑失天下失家
悟以爲當然吾歆莊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蒺
蔾與不同量者爲有方者也虎兕出於柙龜玉毀于
櫝中與不同量者爲無方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
危之始也女巧組繡雖若雲漢衆雌而無雄者也故
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則剛氣之弱
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
觀亏馳以此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爲無畛
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云予室翹翹
予尾脩脩風雨所漂搖未聞道之心照物不徹隨流
而善堙不倚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

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說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黃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臣之際皂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封之於聖智之外彼曹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林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斵輪之妙於乎其學也觀古

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絕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下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神干越之劒而不試游發硎之及而不見全牛弃智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緩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蠒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說

余弟安世之子塎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爲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天玄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古者爲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九涂九軌盖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以爲經義理以爲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說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其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

山谷通書而問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世其家者以王父字爲氏今公載之二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別之字光祖曰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爲之彰其說古之人以爲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它在加之意而已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夫充實而無憾則其光有暉矣故字之如此念祖不熙則責之學遺後無暉則責之行予以強學力行責二子它日不使予爲不知言可也

周渤字說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澥所以能無不容唯其深而已傳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

人之事業也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而已拗堂之上覆杯水爲置杯則膠矣未嘗鉤致己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無它爲盡己之學而已

楊槩字説

清江楊槩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而語之曰槩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量受法爲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槩爲之師槩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交而懐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由龠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家皆責贏焉伎安能以不欺維槩也中

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爲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頤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儒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爲君子之道爲可誣也吾子款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行之曰是可以學經乎曰吾子強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璽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奮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爲燕說吾久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卿復談故并書之

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警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鷄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彊不可運土簣不可當覆坐而睨之小大俱廢子如通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收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烏呼跛奚来前吾爲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技距乎能與群狙爭芋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兎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内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爲者汝無狀於行當位坐作不得頑癡

自令謹鬍晨入庖舍滌鎗瀹釜科簡蔬茹留精黜犏
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煮餅深注湯
和糜勿投醯齏日晚用薑葱渫不欲焦旋殖不欲黃
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沃沸鼎斟酌
鄉茈生熟必告姨嫿臨食爬垢撩髮滌指舓杓嘬鹹
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拭
蠲潔寢匙覆琬陶甀髹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
相當日中事間浣衣漱濡器樴器淨謹循其初素衣
當自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蚜光挼藍杵草茅蒐
槖早粱胰粉白無不媚好燥濕處亭熨帖坦平來往
之役資它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柴撐拒門關閑護

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說

歷陽錢㥩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曰吾世不繁黍稷柔嘉是集於汝躬汝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盖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蔕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祭成之時忠信以爲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實方實阜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螽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

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於海日月之行徹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茂也達其亹亹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說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守節其下不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芻而立子臧子臧曰爲君非吾節也去而奔宋旣定曹君也自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而野處作人君子臧可以無憾矣

田益字說

韓城田益字遷之黄庭堅以謂不足以配名更之曰

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士與居彼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子金石使予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者邪有道如矢邪無道如矢此直而終於直者也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此直而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爲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觀之

黃育字說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田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令隸字形同類爲名唯渥求之得令頤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歿以諱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令曰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草木之茂亹亹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成功之會非深根固蔕得其養故耶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耶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

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盖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苗也達於粱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大盖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彦字説

廷平羅中彦問字於予予字之曰茂衡茂衡曰願遂教之黄庭堅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憒憒我

無事爲叩之即與爲賓立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微以其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耶矣人也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於我何有爲鑪鍾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元勛字說

河南元氏世典名教仕不得軌（一作執）其宗盟不（一作茂）

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敎有彬鶴游于鷄鼎鳥不羣
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君子闢楊墨以昌斯文散
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
史氏曰懷道者不爭贏寶若龜玉進道者不觀歲行
若日月有居成功之心則不達自智而敖不能則不
達故三釁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度土
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其門風雨櫛沐啟
呱弗子民乃粒食而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暖姝以一聞爲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弗容
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生之言嚮也誠有
之今則謝之矣請誦斯言歿而後已

宗室子渢子沆字說

宗室子渢子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庭堅曰渢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渢曰長文沆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澤故東平侯景琛之子景琛學問琢磨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而折節由禮類臞儒寒士視其富貴無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長文彥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李大耕大猷字說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道務學之良師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耕而困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縣肉故用楊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焉之字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父矣涪翁字大耕曰無息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咨尓無息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咨爾無待不可道於人之前者身弗行也然後可謂子子矣

宋完字說

麩道宋君完曰完也有志從學於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葷然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人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

敢問其故涪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囂又何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夫智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信總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囂曲巷之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云豈不尔思室是遠而子不逐求豈有執戈而禦之者乎

覺民對問

弟仲堪温恭而文好學之氣方勇日而未倦也庭堅

字之覺民覺民曰願遂聞之應之曰自勝之謂強能
任之謂堪聰莫宜於反聽明莫宜於內視強莫宜於
自勝古之人能披折萬物獨見本真能自勝已然後
有形有物皆爲服役故其自任曰吾天民之先覺者
也吾將以此道覺斯民也古之人未聞此道則發憤
而忘食聞之則樂以忘憂守之則不知老之將至覺
民曰我始於何治而可以比於先民之覺問之曰若
善琴何自而手與弦俱和曰心和而已若善篆何自
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則求自比於先民
之覺獨不始於治心乎覺民曰詩云思無邪思馬斯
祖其斯之謂歟曰然遂書而贈之

全璧字說

長林全君璧問字於涪翁翁字之曰天粹而告之曰璧者成器之玉也其溫潤縝密清明特達天之粹美也體圓而性剛人其天德之純也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然後受其名而無愧昔者舜在父子兄弟之間遇人之不幸而舜盡其心於孝友使頑嚚誕傲蒸蒸而爲善不至於姦曾參之事親盡力以養其志此孝之粹也傅說之事君也勸人君終始典於學魏鄭公之事君也造次顚沛責善責難終其身而不倦此忠之粹也柳下惠與鄉人處國人不稱天下樂之此和之粹也季子辭國而卹吳之社稷子臧辭國而[illegible]

□之存亡也清之粹也是皆清明在躬有玉德者也若夫有好學之意而不求明師不近畏友喜君子之名而不含幼志不出下流則是珉而非玉也彼珉之爲物似溫潤而不澤也似縝密而不栗也是以君子賤珉而貴玉惟天粹之質可以琢磨而成器故予爲之言

侍其佃字說

戰國時風聲氣俗之陋也故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漢翁改之曰農當力田有時乎逢年士當事道有時乎遇合故字佃曰仲年

晁深道祝詞 後名詠之改字之道

吉月穀旦晁氏深之字爾深道發書祝之咨爾深道
理學無蚤與其闚於門不若觀於奧昔在聖人行深
道時照蘊處空萬物君之魚涔在淵深則不獲井有
寒泉短綆不食深器者工深稼者農深利者賈世守
者爲宗宗其一家出門則病烏深於道者不官三宗
者聽烏窮則帶索達則華袞惟學無止自深其本

徐氏二子祝詞

徐氏二子總髮承師爰卜令日冠而字之孟氏曰麐
其仲曰麑字麐子西字麑次西咨爾子西孔作春秋
當一王法文成致麐啟迪後覺一角儀儀游聖賢宅
出於西狩爰稀聖功疑若可羈豈其犬羊謂予不然

視經卒章洛爾次西孟孫得麑授秦巴西歸而求麑
與兒女嬉曰子不忍其毋既子之矣荷戈逐之頃也
以傳其子樂羊殺敵恐怨不深啜其子之羹三軍椎
鋒卒取中山魏侯賞功而疑其心人而棄本效我以
忠反巇與同賈子求通子是以知巴西之罪質於樂
羊之功昔在孺子生芻一束少長卑薄之域躬此盛
德其在有功遭世險傾九死不悔以持刑平先民載
德以篤後慶爾尚對于前人緝熈爾姓惟爾東鄉厲
夜生子驚鄰請火不能待旦恐其似我終身爲惡顉
其不已若彼饕彼嚚亦包終身之羞而無一日之樂
耕而鹵莽爾苗則楛耘不竟草秋稊滿筥爾蕤其禾

天不能忝惟爾東鄉日篤于孝毋慢游是好惇爾詩
書以迪有造俾麐與麑是則是效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蕭中方　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書

上東坡先生書

某再拜某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文章度越前輩大雅愷悌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退補郡輒上課最可謂聲實相當内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為難兼而閣下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國一州者耳惟閣下之淵源如此

而晚進之士不顧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情也使有之彼非用心於富貴榮辱顧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淺陋自是已無好學之志訑訑予既已知之者耳某天幸蚤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獨未嘗得望履幙下則以畵地且賤又不肖耳知學已來又為禄仕所縻闇閾下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閤下開幙府在彭門傳音相聞閤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譽斗筲使有黄鍾大吕之重盖心親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違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肖承賢禮固有致以

不當如此恭惟古之賢者有以國士期人畧去勢位
許通草書故竊取焉非閣下之愷悌素處何特不可
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
詩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
為俗人言不得於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耳與我並時
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亘何如哉詩曰既見君子我
心寫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氣候暄冷失宜不審
何如伏乞為道自重

又

某再拜自往及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須不作書且
置是事即日不審何如伏惟坐進此道如聽浮雲之

去来客土不給伏臘尚可堪忍否夫忠信孝友不言
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覔於幽明而至於草衣木食此
子桑所以歌不任其聲求貧我者而不得也且聞燕
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頗立
訓傳以俟後世子雲安得一見之昨傳得寄子由詩
恭儉而不廹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
讀之使人凛然增手足之憂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
嗣音否師孚詩語氣益謹嚴極似鮑明遠但因来不
多復未果録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笋得小詩輙
上寄一笑此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自不滿
人意莫如公待我孚頭為落筆思得申紙疾讀如老

柱所謂一洗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
時體道一致神明其相之四月六日某再拜

上小蘇先生子由

某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年矣宦學
匏繫一州輒數歲迄無緣對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
間知執事治氣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沉潜
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之不可媟欲踈之不能忘
雖形迹瀾踈而平生詠嘆如千載寂寥聞伯夷柳下
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學彷徉塵垢之
外樸拙無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
之工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萬金

良藥使痼疾必愈而到官以来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救過不暇筆墨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有高安行李必問動静以其所言叅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篇率職不怠懷璧澗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報伯氏書詩過辱不遺緒言見及故不自量菲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於事無踈親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得必分否蓋惟聞道先我者世和甫有病於此初同閭而知之因来尚賜藥石之誨抱病呻吟仁者哀憫秋冷不審體力何如伏惟萬福須強飯自重不宣某再拜

見張文定公

[illegible][illegible]黄某再拜獻書致政宣徽少師閣下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惟古之德人其高明有臨其靚深有威其潤澤在下其光輝在上使人望之而鄙吝之意消亦不容聲矣共推閣下道尊德貴載之從來飯糗茹樞而山立乘軒委佩而超然出入諸公間如砥柱之屹中流也問學文章氷銷彼已惟道以為體白首日新夙夜德人之事如川之發源某貧無行義之儲不見汇數於時輩無以為左右重顧有事賢之心取與自信甚篤嘗與深識士大

夫詠嗟盛德相講勸以為歸而身賤遠未得有足跡於門墻之下今日掃舍人之門非敢以小人固陋借求言論風旨拜於庭而承顧盼進几杖而見顰呻得所以不言而飲人者則淇澳之所歌昔聞其聲今見其實操豚蹄以祝雖所欲者奢而可笑先至後去以來東壁之餘光不可謂無意者也蒙冒清重俯以聽命不宣某再拜

答晁元忠書

元忠足下未識足下之面因諸昆弟得足下之詩興託深遠不犯世故之鋒永懷喜怒鬱然類騷想見足下豈第於學問故須追韻寫意於無能之辭雖仰高

尚友發於呻吟而文章闇昧不敢以過雷門不謂党民即以奉寄迺已未書及詩傾囊竭篋不秘金玉悉以相畀幸甚幸甚惟是盛　見稱許愛而忘其醜欲俎豆不肖於諸公之間豈不顛盜名恐累足下知言爾往多故不作報度已察南來拘窘吏事雖江山相映發心不在焉如墻壁間作詩文與俗俯仰不足紀錄得顯臣兄弟時持書冊來講問撥置簿領一解顏爾承去歲不利秋官居閒當有自娛即日體力勝否昨所諭怨與不怨論事似不當爾苟志於仁矣其餘存乎其人不可聽以一律君子陽陽考槃與圯門褰裳同為君子之詩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觀義

理者固於其會怨與不怨去道遠矣莊周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足下以為如何無階合并十詩仰報盛意因以當面頓自重不宣

與洪甥駒父

駒父外甥昨得書見筆札已眼明及見詩歎息彌日不謂便能入律如此可謂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然望甥不以今所能者驕稱人而思不如舜禹顏淵禹七年三過其門而不入觀禹貢之書厥功茂矣然而終不伐此必有長處寡怨寡言是為進德之階千萬留意循望官下勤勞俗事勿懈古人之言循鈎其深彼俗吏事聰明者少加意即當書最既以立家為

事榮及手足為心當念如此夜二十刻許大郎來言黄人不肯留呼燈作此極草草續別為問九舅白

又

所寄釋權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治經深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瑣祭文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為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雲作之雄壯如滄

江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又不可守繩墨令儉陋也

又

鴻父不果別作書凡欲與二甥道者意不殊也往日所作至父倦殼軒詩極知不負老舅所期既食貧不免仕宦古人所謂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此亦不可不勉賦自是中郎父子舊業更須留意作五言六韻詩若能此物取青紫如拾芥耳老舅往嘗作六七篇曾見之否或未有當謄寄大體作省題詩尤當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詩也二何嘗相見否為致意寄蜀紙茶托多謝何須為尔烏田馬弁一百謄

寄書大字縣手書匆々欵斜矣威儀乃佳耳

與徐甥師川

師川外甥奉議別來無一日不奉思春氣暄暖想侍奉之餘必能屏棄人事盡心於學前承示諭自當用十年之功養心探道每咏嘆此語誠能如是足以追配古人剛前人之恥然學有要道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方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不虛用功又欲進道須謝去外慕乃得全功古人云縱此欲者喪人事置之一處無事不辦讀書先淨室焚香令心意不馳走則言下會理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甥性識穎悟必能解此故詳悉及之

夏初或得相見因五舅行草草

又

比遣李椽人報書滅裂及今欲一二作書臨頭眩意緒可知也累日得雨天氣差凉雖阻江山風氣不殊比来入姊郡君尊候何似甥讀書益有味否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子然後所見書傳知其旨趣觀世故在吾術内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漂搖古人特立獨行者蓋用此道耳洪甥皆是佳少年但未得嚴師畏友追琢其相耳忠信

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久而
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又安能美七尺之軀哉非
甥輩有可以追古人之才老舅不出此語也未緣趣
席千萬強學自重

與秦少章覯

須兩見少游皆承在天壽前自外歸及承見過相侍
甚久惜不款晤也惠示與晁十書筆勢駸駸可喜其
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然終在古人後至於論
議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
此四君子一二問之前日王直方作楚詞二篇來亦
可觀嘗告之云如世巧女文繡妙一世設欲作錦當

得錦機乃能成錦足下試以此思之

又

辱惠教審安勝為慰學問之本以自見其性為難誠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彞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言奏樂則鍾鼓為之說故見已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之事隨人有工拙者君子雖欲盡心夫有所不暇相見乃盡之

與俞清老

三十年不通寒温邂逅得面慰喜非復常理薄於官期行李匆匆終日遂別唯耿耿耳清老根慧韻勝已有退聽返聞之功加以師友問學當於古人中相求

耳游戲神通似是道力堅固事吾輩[illegible]當滴水滴涑爾須詩文意求之故紙中類是戲論不足傳更不錄去今寄此數篇結般若緣幸時觀省惟冀不捨鼻繩好看水牯

與潘邠老

得手教承行李到淮陽安穩甚慰俗間酒中亦得磊落人知此道者否不肯沉埋塵土中已成流俗人時時夢想猶有曩時[illegible][illegible]雲月爾思欲弄舟風烟之外嬰縛似未有脫期方懷方外之人自是宿債輕不可更作蠒自纏縛也相望千里無緣奉面惟強飯自愛

與潘邠老

某頓首辱以少儀見稚一日之長雖荷傾倒之意不獲終辭顧德薄而道不明何以當此愧竦愧竦訪逮所疑尤愧叩之則窮也嘗謂求之藝賜之達由之勇師之莊皆聖人之一也由夫子觀之其人性學之蔽如此爾猶言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故陳常弑其君請討之耳非以敵國相征也孟子曰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其可不疑也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堯舜之禮有所行周公誅管蔡舜之義不得申也執一而廢百小道故大人弗為故曰膠於物之迹也離乎性矣夫愛而哭之性也畏而哭之利也明於故然後可以知性故雖

非性而可以求性也不避碍而鑿險阻以求必行者
老氏以智爲賊也妄意如此不審然否

又

棊頓首得之則喜失之則悲是爲喜晝而悲夜也不能不晝夜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況此舉棊不勝其耦者乎凡所爲問學琢磨舉而措之以吾常行而物變之中故也今遇小變不超於其蚊睫已磊磊柴於胷次則行乎争名干戈之間泛乎衆口風波之上其能立我以宰制萬物使得其職耶卯老幸熟思之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慱之禁凡三日而得喪大相懸有懟而殺身者聞者未

嘗不笑也由今舉子觀之豈不在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書亦未寫得可徑附遞至吉文間十日中當必作大門石刻當附駒父及十輻遣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過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塵而後行亦佳耳

又

某頓首累辱手記以退食輒奉老人寢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報大谷公石刻已奉許作但未得暇耳數事已喻駒父詩中多佳句甚歎服也晉主夏盟而予楚非所以為盟也然其勢不得不與楚司馬侯之言以告諸侯則有詞矣文公之知趙衰也不特壺飧從徑而不食也舉足以為原大夫所以令君知

大夫也晏子曰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蓋君子斟酌也故以制行則如此非所以觀其私也若夫觀其私則德無小大忠信而已矣故君子有悔而無吝也西方之書論聖人之學以爲由初發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無委曲相此最近之承與季共日以講學爲事甚善甚善多謝季共不果别作啓

又

平居極欲奉欵曲而出入公私事亦相尋來終日不了眼前以此中休窮年音問不通雖交舊間頗相委悉無箇賢慕勢之嫌然亦自覺俗狀可憎也辱教獎借太甚加以恩意存問老少知公見愛深也顧鄙陋

何能有益左右萬一其言過稱不敢當其臭味同者切喜此道有佽助爾所惠詩卷疾讀數回詞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須未嘗得見筆墨緒餘不謂公已能至此欽歎之未足此心此文乃如明月夜光終不可掩豈待不肖推挽然願公終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使長者知公不徒爲言而後生有述焉此報左右之勤懶客至草草

與王立之承奉直方

辱教審侍奉熈慶爲慰雨氣差凉頗得近文字但苦爲俗士所奪耳寄寂齋賦語簡秀氣鬱然大爲佳作欽歎欽歎然作賦須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

昨依倣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葢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
要於前輩中擅塲爾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　流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書

與徐彦和

再拜比因太和普覺院人回寓書信左右當已呈徹專人辱手誨勤懇審監郡草偃風行又得從容於文字推惻怛以惠鰥寡忠實以教官吏力行所聞不以才高位下而自貶損神之聽之實百福之所會惠示壇經儀訓極見用心之美今時道俗往往不護言行斯文之作實不虛費翰墨若欲究竟茲事更須退步

損之又損恨不得相見爾謹奉狀臨書懷想

又

頓首前附隆慶人拜書當已徹几下自頃多病不能嗣音即日不審何如伏惟監理甚辦内外嶄嶄黠吏無所措手頗甄别官曹人物精確定不使玉石俱焚也所寄詩文乂乃得熟觀之極見琢磨之功奉想冊墨之暇左右經史時以古人用心處一澆刀筆之塵也未緣恭承惟有懷想不宣

與景温都運

再拜伏蒙賜教勤懇感慰無量氷雪寒冷不審按部所止台候何似伏惟旌旆偃息文武能否皆效於前

鰥寡得職神明相之動静燕譽尚阻豢侍臨紙懐仰
伏祈為國自重謹上啓

與人

前承諭作木山記跋尾以明允公之文章如天地之有元氣萬物資之而春者也豈可復刻畫藻繪哉往年歐陽文忠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着糞竊深嘆惜以為明言凡作序引及記為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尔足下深諒之

荅王觀復

承問所以尊名者輙奉字曰觀復維亨嘉之會草木亦樂其生天地否塞君子有失其所故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君子所以處窮通如寒暑者何哉方萬物芸芸之時已觀其復矣比來嘗苦心痛略無三日不發時故懶作文字且寄奉字之意如此

答陳敏善

陳君足下因江季共辱書勤懇然殘敬逾禮見處以丈人行則不敢當往在塲屋與喬卿同年年相近故相視為兄弟實以丈人拜先大夫也又書辭所推與太過亦非所敢當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晋之郊所見碌碌諸丘便謂足以當之恐不免為大方之家所笑耳雖然與足下草木臭味相近也故不得不相語越雞之不

能為鵠材不足故也若不肖之才又安能發此豹藏於南山之霧而文章為國器者不可掩故也若足下之文何患不赫赫於世也所惠別卷詩詞意清麗讀之使人亹亹足下年少方日新而未已也他日不肖方當望奔軼絶塵而歎耳河出崑崙墟雖其本原高遠矣然渠并千七百然後能經營中國而達于四海願足下思四海之士以為友增益其所不能毋務速化而已暑雨方作淮南已卑濕不審比來何如伏惟侍奉萬福季共來趣報書匆匆才能作此記

又

奉親趣官期得侍奉恨不欵然望見風度蓋已使人

意消況聞諸餘臧否人物之戒謹當奉以周旋為政之務慮不厭熟則寡過睦僚佐則事舉大雅之為人謀至深遠矣立参於前坐倚於衡何日忘之時節寒冷勤加調護省思慮可以已疾陽德之亨頤君子受祉敦厚風俗小詩歸賦高明以見傾倒之意

荅知郡大夫

再拜啓霜氣日嚴伏承尊候康和慰喜無量奉賜教曲折憐問感服至深家信上煩顧旨愧不可言蒙誨諭意思不佳三界無安愛為根本惟洗心於道者不受纏縛不審頗觀佛書否若於此有味即能化煩惱境界超然安樂尚阻親近輒以食芹之美獻諸左右

率易恐悚上狀不宣

荅曹荀龍

辱書勤懇感慰承奉親在江湖間縣僻無事何樂如之在康莊塵埃中常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讀書勿求多唯要貫穿使義理融暢則欲下筆時不塞吃也阻面故云此

又

辱書并惠崑山硃極副所乏銀魚脯亦佳荷遠意勤懇承侍奉萬福邑中既屏人事頗得學問想有日新之功恨未得面見所造詰爾自去年三月後多病不復能作詩舊詩數篇謾往巢有山川之勝楚漢間遺

事有司温尋者乎有新作宜因以來賦題不必甚高衆人所同用便足要於題中下少功夫爾須有數篇六韻詩為姪輩戲作欵奉寄適有少憒憒事未辦檢録後信可往作賦要讀左氏前漢精密其佳句善字皆當經心略知某處可用則下筆時源源而来矣

又

頓首廬陵之别忽復四年雖書問不適時得動静彷彿於南方親舊間耳人来伏奉教賜勤懇慰無量仕宦不遠鄉里定省之樂不廢親側又以文字為職何慰如之往者行李道塗淹留不及求樂之事天於公至仁厚矣想能夙夜文事以翰往者好武之崇以

為尊府君之壽學官既無吏責頗得一意於文史想數有論著能遠寄以慰懶惰不進者幸甚幸甚其祿碌中秘書幸得窺金櫃石室所藏但老嬾無復日新又衆口食貧思得一江湖差遣使老幼温飽耳

又

承款作初食苦蕒詩還能落筆否大率作詩因時記事不專為小物後思乃佳耳前日承往歲所作三詩皆以食菜斐然而成款手録呈數日冗甚未了續當送不伐處也款封兩劄俸劵并作書送通判所封未畢續附行軒也

與王謹中環中昆仲

某頓首累屈車馬欵一至舍所問動靜常以休日有
賓客慶吊事力不暇給非特相愛有以忘其不肖豈
敢尓耶承朝夕遂出都臨風依依願道途善護行李
至山中便有登臨之樂豈與奔走塵埃中者同味耶
然鄙夫於此處興復不淺山中有新作不惜時見寄
也前示兩軸皆高秀有江南山川之雲氣前携至舘
中欵示數同舍輒溷在群書間檢尋未了他日檢得
謄下本當寄還也環中所要子瞻日日出東門及陶
家佚老堂詩偶檢本不得亦當別寫寄三二日若未
行尚可約慧林一面耶謹奉狀

又

頓首伏蒙賜教存問勤懇審比來萬福如常實慰企
仰豈弟君子退處閑散每與知者共歎得所賜委諭
累紙但增歎耳方朝廷每事循軌轍又知公者多不
在人材之地故尚爾淹留造物者常因其材而篤焉
如公夙夜靖共豈久廢者耶顒進德不怠以綏百祿

與王及之賢良

頓首前辱車馬屈臨匆匆未得參候重承書詞稱述
如後進見先達之禮不肖自視歎然實不敢當但愧
恐爾高文二篇蒙不以交淺傾囷賜之恩意甚厚爛
然盈目未能得其味但欽伏爾繡川集計多有本輒
乞取藏之春秋論策借留熟觀對客上荅不如禮

與濟川姪

濟川姪夜來細觀所作文字甚有筆力他日可為諸父雪耻但須勤讀書令精博極養心使純靜根本若深不患枝葉不茂也

與宜朱和叔

承頗留意於學書修身治經之餘誠勝他習然要須古人為師筆法雖欵清勁必以質厚為本古人論書以沈着痛快為善唐之書家稱徐季海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其大意可知凡書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其大病直須落筆一一端正至於放筆自然成行草則雖草而筆意端正最忌用意裝綴便不成

書

與人

拜手奉手筆喜承起居輕安齋罷歘到城中借人馬來因爲調老駒可也隕隊賈墜碩隊義皆同耳昔人自有憂官家養底槖佗夜間無睡處但是識量不同亦不必怪也非敢抗荅但據理論之耳

與六姨

前蒙手作嶺外十竹遠寄以來勢飛動即與坐客同觀之無不歎祗欽嘆當每竹記數句語標軸它時與申州士大夫共此奇觀也但恨未盡識此竹體性之所宜或能因暇筆示幸甚竹族類最多而神農本草

齊民要術戴安道竹譜皆不能盡其種相體性常欲疏記根所識未博耳所寄紙軸猶未暇落筆寒夜就爐或可作即上寄至親間時有可快快者但願純以慈悲喜捨視之則寬憎氣消心意安樂白頭受福以庇孫曾古人言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六姨聰明必能融解此意

與范宏父

再拜昨旌旆在城東以老親醫藥未聞不得至館下款再遣騎承動靜而使節已行公私匆匆因循至今天氣比来寒暄不節不審南土如何比惟按部所止官吏効實鰥寡得告神之所聽起居百福尚阻參款

臨紙增惰頓為國自重以須召節謹奉狀

答佛印了元禅師

啓往來廬山雲居之下聞道譽籍甚而不得面惟是言句多傳中朝士大夫聞望風懷想則勤耳忽辱示書存問勤𢤱小人沉迷俗狀去道甚遠何以得此於善知識也未緣參對頓為甚忍世緣謹奉狀

與雲巖西堂和尚

雲巖西堂和尚即日伏惟少病少惱氣力安樂等觀衆生慈悲引接得無疲勞蒙賜書重重告教止為此事恐其前来悟處不實深見老婆心切萬里相對豈可自謾若不恁麽終不去通箇消息念念不續徹底

惟空都無道理沒可把捉更雖罰甚處三乘十二分
從上祖師一切所立法門盡是止啼錢無絲頭許可
掛唇舌都無所合故於普賢行願中百巧千拙且任
麼過有病處頤加鍼艾無緣親近憑此問信

荅廣公闍梨

頓首承示諭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
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永明智覺禪師示衆語
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倅衙巳自有書道達佛法
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
成就此緣也

與雲居教首座

伏奉禪師七月七日遺書承即以是日薪盡火滅虗
事熾然法幢摧折人天所共悲仰伏想山中異類悲
鳴草木變色凡諸外護仁賢誰不哀痛聞闍維有日
恨以世諦束縛不能往同法會今送香一合并燒香
頌去幸為告白匆匆萬不一陳

與余洪範

伏承教荅敬佩磨琢之益論聽言之道有之則吾改
之無之又何䘏焉則洪範之論雖盡聖衆不可家說
而戶曉則又相傳以為長短此物理之不可免者也
則不肖論之盡矣於流俗與之則無不頭盡不能得
一事止作許多關健則又不肖之病矣誠不可鍼艾

者也自省以來浮流世俗之風波四十年莫不過如此也饑食渴飲困則欲卧如瞿星入手不落羅剎計中不肖亦不能學也

又

所論上黨風俗可病何時不然八風與四威儀動靜未嘗相離也雖古之元聖大智有能立於八風之外者乎欲斷此事當付之党彥進爾党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党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即公不聞洗耳而已

答張益老

頓首少同里閈又接懿親科場中亦聞緒言而從食

南北缺然音問不通者二十餘年忽奉來教存問勤懇慰此卣思承游意塵埃之外得妙手於梓匠之斧斤又過辱推許以學古之意欲徧為諸琴品藻稱述誠頗附名於不朽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此公之所聞也要須他日得一披拂乃下筆尔人回匆匆上状

又

斲琴要須以張雷為凖非得妙林不加斧斤故傳百世耳閱百世而不㡼者固鈍而後利都下有杜瓜劉槼皆為名家不以乾沒易其素志雖微物亦傳況此嘉器能得古人之風聲氣習者乎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